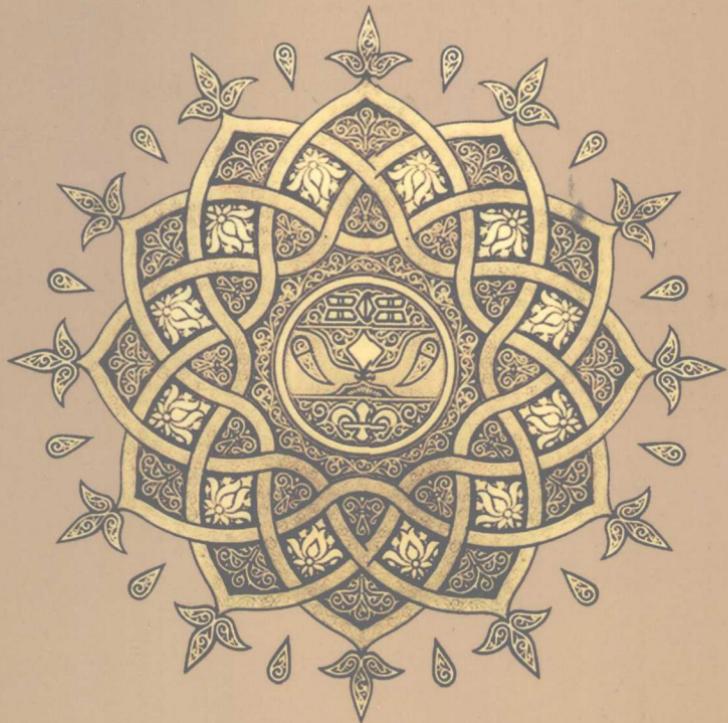


民族工作学习文库2009-03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组编

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XINJIANG DE FENLIE YU FANFENLIE DOUZHENG

陈 超◎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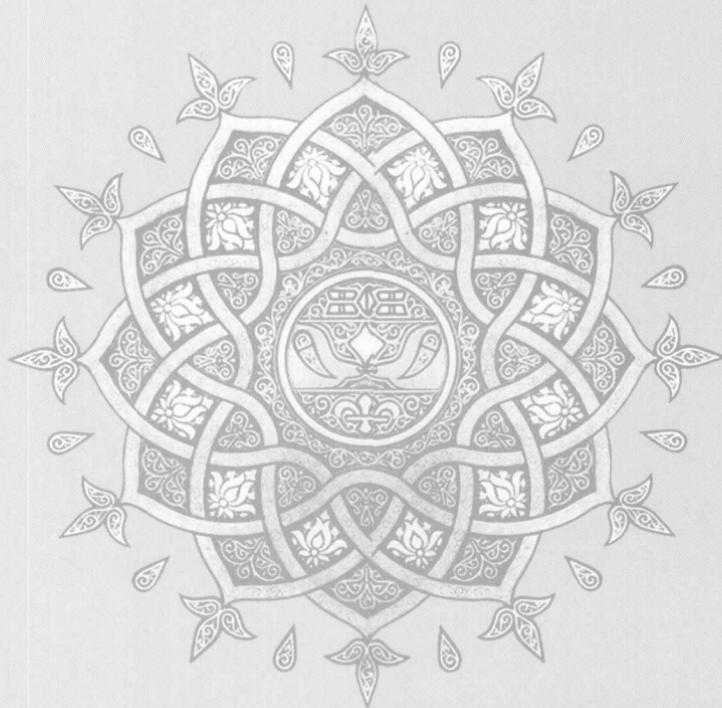
民族工作学习文库2009—03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组编

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XINJIANG DE FENLIE YU FANFENLIE DOUZHENG

陈 超◎编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陈超编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7

(民族工作学习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0142 - 9

I. 新… II. 陈… III. ①民族分离主义—研究—新疆
②民族团结—研究—新疆 IV. D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491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com>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编辑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 60 千字

印数: 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105 - 10142 - 9/D · 1604

(汉 254)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胡锦涛总书记 2004 年 10 月 21 日在主持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 16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为做好民族工作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创新民族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提高驾驭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不仅要教育群众，更要教育干部；不仅要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要教育汉族干部；不仅要教育一般干部，更要教育领导干部。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

族地区发展的良好氛围。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这套《民族工作学习文库》，旨在及时和较为系统地反映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对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为广大干部了解民族问题和学习民族工作知识提供有益的参考。

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2009 年 3 月

目 录

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	(1)
1.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 的传播	(1)
2. 1933 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的出笼与覆灭	(6)
3. 40 年代反分裂斗争	(11)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22)
1. 20 世纪 50 年代新疆的反革命暴乱	(22)
2. 伊宁、塔城反革命武装叛乱	(30)
3. “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分裂活动	(37)
4. 南疆阿洪诺夫集团反革命武装暴乱	(39)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42)
1. 分裂主义的活动及其背景	(42)
2. 分裂势力制造的恶性案件	(48)
3. 分裂组织的恐怖主义特征	(65)
4. 专项治理的成果	(74)
四、新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分裂斗争	(81)
1. 境外分裂势力的渗透	(81)
2. 意识形态中的分裂思潮	(88)
3. 宗教极端势力的恶劣灌输	(97)
五、新疆反分裂斗争任重道远	(106)
1. “9·11”事件后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 斗争	(106)
2. 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发展趋势	(112)
3. 充分认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艰巨 性、复杂性	(126)

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 的历史根源

1.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 疆的传播

泛伊斯兰主义也翻译成大伊斯兰主义，它宣扬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首创者是阿富汗人哲马鲁丁，他针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提出振兴伊斯兰教，主张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建立世界伊斯兰教联盟等。哲马鲁丁的超民族、超阶级、超国家的狭隘宗教观，被奥斯曼土耳其的国王阿

卜杜尔·哈米德二世所利用。哈米德二世积极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大肆喧嚣将全世界的穆斯林置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统治之下。为了征服所有穆斯林，他在国内外多次发动战争，对异教徒和其他民族进行血腥屠杀。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在中国新疆有所反映。1908年，新疆拜城人毛拉木沙·赛拉米在修改他的著作《安宁史》时，将其书名改为《哈米德史》（汉译稿译为《伊米德史》或《海米德史》）。在该书序言中，作者称哈米德二世是“全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的保护者”。泛伊斯兰主义后来被帝国主义所利用。

泛突厥主义也被译成泛土耳其主义、泛奥斯曼主义等。泛突厥主义亦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宣扬成立所谓“突厥大帝国”，由奥斯曼土耳其统一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20世纪初，哈米德二世被推翻以后，组建土耳其新政府的成员，都在卖力地推行泛突厥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土耳其为基地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活动非常活跃，

中国新疆也深受其影响。新疆生活着信仰伊斯兰教和操突厥语的民族，因此成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渗透的目标。这一时期，“双泛”对新疆的渗透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是散发宣传品，二是派人潜入，三是通过留学生或朝觐人员等回国传播。

1915—1916年，以德国人冯·亨蒂希为首的秘密组织向阿富汗、俄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散发了传播“双泛”的小册子上万册。冯·亨蒂希还潜入南疆莎车、喀什等地进行非法活动。1917年，喀什道尹朱瑞墀收到国外伊斯兰教首领寄送的函件，其内容是要求中国穆斯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结盟。这类函件当然不可能只送给朱瑞墀一人。

以传教、办学、行医、旅游等潜入新疆从事非法活动者，当时被抓获了多起。其中以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最为典型。此人于1914年3月由土耳其潜入新疆阿图什。有资料表明，艾买提·卡马尔在土耳其是为泛突厥主义组织“统一进步委员会”工作，受专门指派到

新疆，其主要任务就是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他在阿图什以办学为名，实则向青少年灌输“双泛”毒素。他从伊斯坦布尔运来一套印刷机器，印教材和《伟大的宗教》杂志；他强迫学生接受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为领袖，只准唱土耳其歌曲；他教育穆斯林儿童要把奥斯曼土耳其的哈里发当作精神上的父亲。艾买提·卡马尔被当时地方当局查处，押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关押两年，1919年释放后，从上海遣送回土耳其。所办学校，当局规定不得有任何效忠土耳其的表现，必须开设汉语课和军训课程等才能继续开办。当时，外籍人在新疆办学或任教出了问题被地方当局查封的有库车、莎车、吐鲁番、和田等地的学校，说明这类事件并非偶然或个别。

新疆每年有上万人去麦加朝觐，或去土耳其、印度、中亚、西亚等地留学经商打工等，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少数人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影响，有的携带宣传品回国传播，有的回国后从事民族分裂活动，麦斯武

德、沙比提大毛拉就属于这类人物。麦斯武德是新疆伊犁人，1904年赴土耳其留学，在伊斯坦布尔接受了泛突厥主义。1915年返回新疆伊犁，以办教育、开医院为名传播泛突厥主义。他带来几个土耳其人充当教员，开办“图冉”学校。“图冉”或“图兰”就是泛突厥主义名词。他们在学生中公开宣扬“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1917年，新疆省长杨增新下令查封了“图冉”学校。

上述艾买提·卡马尔和麦斯武德，一个是外籍，一个是新疆人，他们都在向青少年灌输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这一事实说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就已经在新疆争夺青少年。

1923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成立了共和国。其首脑穆斯塔法·凯末尔推行民族主义，不支持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下令取消了“统一和进步党”，但是流毒并未肃清，其影响仍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都把“双泛”

作为侵略工具。泛突厥主义成为法西斯主义在土耳其的变种。

2. 1933 年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与覆灭

20 世纪 30 年代，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驱动下，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南疆和田、喀什等地大搞分裂活动，终于走上了分裂中国领土、成立所谓“独立国家”的罪恶道路。

1933 年 11 月 12 日，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并担任“总理”。这天夜晚被他们称为“民族之夜”，广场上空悬挂星月旗。在伪“共和国”成立大会上，宣布了伪政府人员名单、宪法及国歌。伪宪法或所谓纲领有 30 条，公开叫嚣：“东突厥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请南京或国际联盟给予便利，而达到永久独立。共和国以穆斯林教条而成立……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双泛”在新疆传播的产物。尽管它是短命的，只存在了三个月，由于分裂不得人心，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而覆灭，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却不能忽视。

其一，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将分裂政权命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从此以后，“东突厥斯坦”一词就与“分裂”一词联系在一起。“东突厥斯坦”原被西方某些人作为地理名词而使用，其范围指新疆（主要指南疆）。20世纪初期这个名称伴随着泛突厥主义思潮一道渗透到新疆。1933年南疆地区的分裂活动将“东突厥斯坦”这一地理名词变成具有分裂中国领土、带有煽动性政治色彩的特殊名词。这一特殊名词后来一直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因此，其影响和危害可想而知，是不同寻常的。

其二，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大肆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造成了

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一方面竭力鼓吹宗教至上，一方面疯狂反汉排汉，叫嚣所谓“独立”，宣称“突厥斯坦的回教徒（包括阿勒泰、塔城、伊犁、哈密、莎车等回族人民集中区）应该联合起来，隶属回教国。回教国之组织为教皇、总教掌、总哈孜（即掌教规者）、秘书长等。以教皇为主席，回教国政府人员应精通《古兰经》”等。可见，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没有以各族人民群众为主人的统一的祖国，而只有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回教国”。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出笼后，他们接管了瑞典传教士的印刷机器，出版《“东突厥斯坦”自由报》、《独立》杂志，在期刊中大肆反汉，叫嚣“吾人今虽脱离汉人之压迫，但犹未脱离东干（回族）……黄汉人与‘东突厥斯坦’本无丝毫关系，黑东干亦无多大关系。东突厥斯坦者，乃东突厥斯坦人之东突厥斯坦，无须外人来作吾人之父母……外人之风俗、习惯、性情、文字等均须打倒，并将外

人永远驱逐出境。”可以这样认识：20世纪30年代在喀什出现的那个分裂政权在短期内就土崩瓦解了，但是，它所散布的毒素，如否认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烈的反汉情绪，等等，却一直在毒害着某些人。事实上这就是“双泛”对新疆社会稳定所构成的严重危害。

其三，帝国主义及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支持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资料表明，国外敌对势力直接参与了1933年南疆地区的分裂活动。如从苏联逃入新疆的巴斯马奇匪帮头目贾尼拜克，此人竟然成为和田暴动队伍的指挥官，于1933年6月带领一千余人的队伍进入喀什；另一名叫陶菲克巴依的叙利亚人，自称是“穆圣后裔”，手下也有一支由数百名外籍人组成的神秘部队。此人直接参与策划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沙比提大毛拉就是由他护送进入喀什的；还有中亚乌兹别克人色以提·瓦底江，当

时在喀什自称总司令，带领武装部队参与分裂活动。还有一些土耳其人、阿富汗人等，在那场分裂丑剧中均扮演过可耻的角色。上述史实说明，在分裂活动中，国外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势力与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勾结在一起的。

然而，在 1933 年南疆分裂活动中扮演最不光彩角色的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国用炮舰征服了中国的清王朝，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领土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在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又将魔爪伸向中国的边疆地区。他们在西藏、新疆等地不断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侵略，而最阴险的一手是策动所谓的“独立”。英国人准备把“南疆与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国联合起来，建立大伊斯兰教国。”1933 年 6 月，英国通过印度政府派遣大批间谍潜入新疆喀什各地，大肆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英国政府为此专门